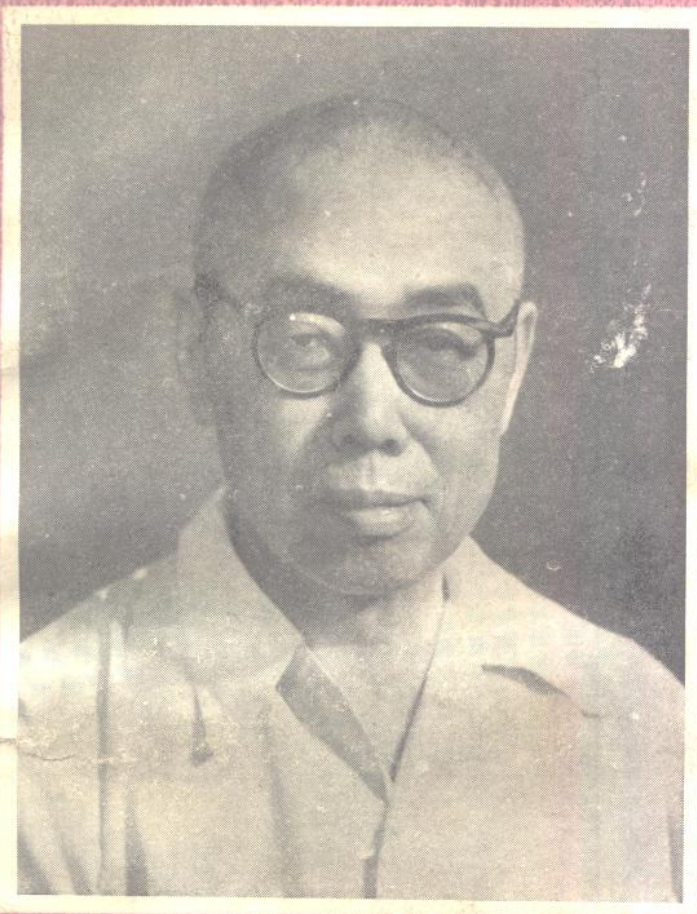




田汉评传

何寅泰 李达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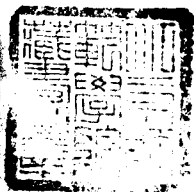
田 汉 评 传

何寅泰 李达三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0950930



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

田 汉 评 传

何寅泰 李达三

责任编辑：黄仁沛

*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(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*

1984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140,000 印张：7.125 印数：1——7,850

统一书号：10109·1675 定价：0.78元

借题抒怀

——试作《田汉评传》序言

司徒慧敏

田汉同志离开人间已经十几年了。这几年报刊上已经发表过一些怀念他的文章，但作为传记却还没有一部。象田汉这样一个在中国文艺界，在我们党内，长期负责文艺领导工作，培养了大批人材，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同志，应该有一部对他的生活、思想、工作全面记录的传记，这是许多人所盼望的。

我认识田汉同志虽然晚一些，是在三十年代初期，但是我读田汉同志的论著、创作早在我的童年时代就开始了。田汉实际上也是我们这一辈文艺工作者的思想和艺术上的导师之一。

何寅泰、李达三同志写成《田汉评传》，当然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。我们应该感谢他们在收集资料上用了很大的功夫，成绩是应该肯定的，作为学习田汉，研究田汉，包括他的为人、斗争经历、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，等等，这些资料都是很宝贵的。

无论如何，作者凭着收集的资料，加上他们对文艺运

动的热情和他们的经验、知识，能写出这样一部比较全面评述田汉的论著，确实是不容易的。这本评传对于那些原来熟识田汉的人可以作为回忆的借鉴；对于更多的想了解田汉的政治、文艺思想以至当时的历史背景的读者也是很有教益的。

我还想借这篇短文，说明我个人对田汉同志几点粗浅的认识：

田汉是从旧社会一个普通的知识青年走向进步，走向革命，走向马克思、列宁、毛泽东所指引的道路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人物。他七十年中走过漫长曲折而又崎岖的人生道路。他认识到前进中没有一个尽头，所以他总是孜孜不倦地学习，实践，力求改进自己。他也认识到自己的旅程不是一帆风顺的，所作所为也不是一贯正确的。从他在三十年代参加左翼文化运动的时候所写的《我们的自己批判》就可以看得出来。五十年过去了，今天看来这篇自我批判，容有不足或不正确之处，但田汉同志这种自我批判精神，一直坚持到他的余年。他不希望人们把他青少年时代以至于后来的言行，一概加以肯定，更不赞成不切实际的给予过高的评价。相反，他是一个敢于否定自己，勇于改进的人。他认识他的成就是经过许多曲折回环的道路，但他认为一经掌握了真理，就执拗地向着一个又一个恶浪冲击前进。这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进步的知识产权的典型性格。

其次，我认为田汉是我们时代的一代天才。他的天才来源于人民大众，来源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勤奋学习，不

断接受新思想，研究新问题。

三十年代之初我接触到田汉以后，也就是田汉自己说过“我今后不专做读书的功夫，我要做做人的功夫……要把以前的静的生活，改成动的生活”以后。那时我刚从日本回到上海，参加夏衍、田汉、冯乃超、郑伯奇等同志所领导的流动演剧活动，到工厂、学校及各种群众集会上演出。这时候，田汉给我的最深印象，是他无论到什么地方，任何时候，都带着一个大书包，里面装满了他随时可以挤时间学习的书籍、报纸和杂志，也夹着随时随地可以写作的稿纸。他不同于当时和他天天共事的沈端先（夏衍）和钱杏邨（阿英），他们两位是每天上午在家伏案写作和学习，中午以后就跑街串巷，进行革命的地下活动。而田汉则是把他自己以前“专做读书的功夫”，改变成为一个动中有静，静中带动，随时写作，随地学习的人。

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侵略军在上海虹口区发动战争前数天，当时就是在虹口区北四川路北端永安里对面的一所高房子的地下室，左翼剧联领导的大道剧社，正在排演田汉写作的独幕剧《乱钟》。这出戏的内容是描写在日本侵略军的汹汹气势下，某大学的学生宿舍内，有觉悟的青年号召大学生奋起抗敌的插曲。当时战争已经到了—触即发的地步，附近的日本宪兵正横行于这个上海的越界筑路地段（即外国租界当权者超越外国租界所属界限，侵入中国地界建筑马路，非法扩大租界的领地范围，这叫做越界筑路。）田汉就在我们排演的幕后赶写剧本。我们一面排练，他一面写作。写出一张稿纸就排演一张。田汉这种

工作方法是习以为常的。仅凭我记忆所及：从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五年春初被国民党反动派绑架入狱以前，四、五年间，他就是这样不计较环境如何困难，也不管时间如何仓促，随时随地他都可以进行学习，进行创作。他这种勤奋学习，勤奋工作的作风，成为我们当时青年人的楷模。所以田汉的天才，不是生而有之，而是学以致之，行以致之。

田汉同志之为人，还有一个十分可敬可爱的特点，就是对同志、对人民热情诚恳，见义勇为。他的许多言行都证明这一点。在我认识他之前，我间接接触到一件事情，使我非常感动，也很受教育。那是一九二九年初，有一位中年的北京大学教授、广西人黄日葵，当时北平的地下党组织被破坏，他匆忙逃离北平到了上海租界，没有几天，又被叛徒出卖，黄日葵被捕了，关押在巡捕房。黄日葵托一个被释放的人带信给一个进步朋友，又由那个朋友向当时主持南国剧社的田汉求援。田汉不认识黄日葵，完全出于对进步人士的同情，就见义勇为，用了南国社和他自己的名义将黄日葵保释。为了安全，党组织赶忙把黄和他的爱人转送到日本。这情况都是黄日葵到了日本以后，我们同在东京下落合地区共同过党的组织生活时，他把详细情况告诉我的。

可是过了没有多久，我读上海《申报》，有一条显著的新闻标题说：“文人田汉因庇护共产党人被捕入狱”。内容就是讲保释黄日葵的事，只不过没有点出黄日葵的名字。我告诉了黄日葵，他为此感到万分遗憾，当然他对田汉是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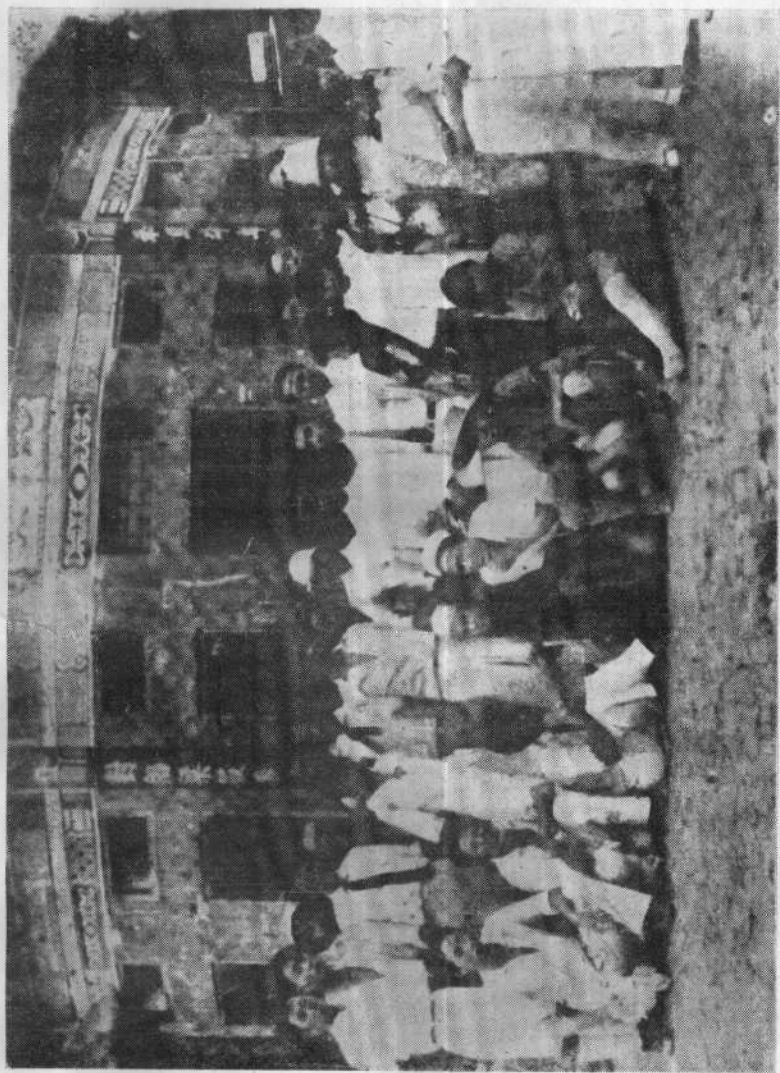
分感激的。那时我还不认识田汉，但间接了解到他这种见义勇为的行动，使我深受感动。

几年以后，我已经回国了，大约一九三三年，当时白色恐怖笼罩全国，上海更处在惶惶不安的气氛中，田汉同志已成为文化总同盟的党组织的领导人，有时来参加我们党的电影小组的会议。有一次他来到我家里，在谈话中，我问他可记得黄日葵这个人。他说：“那能忘得了？那时他逃了，我却替他受罪，被关进了巡捕房。”我告诉他，我认识黄日葵，因为使田汉受了连累，黄一直怀着万分歉意。田汉说：“我根本不认识黄日葵，我只知道他是共产党员。他能够安全脱险，我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，总算为革命，为党，为同志做了这样一件好事，也就心安理得了。”他还说：“好在那时还是欧阳予倩帮忙，才把我保释出来。”他还问到黄日葵的近况，我告诉他：一九三〇年，黄日葵到日本未满一年，又被日本警察逮捕了，拘留了几个月以后，被驱逐出境回国。他刚回到上海就病逝了。田汉同志也为了这样一位被他营救过的同志的逝世感到惋惜。可是田汉与黄日葵还没有见过一面呢，只知道黄日葵是一个共产党员。

田汉同志这种伟大而高尚的胸怀，永远教育着我们。

文末，我还要再一次感谢编写《田汉评传》的同志们让我写这篇短文，借以抒发我对田汉同志的深切怀念。

1983年8月1日于北戴河



一九二九年，南国社部分成员在南京晓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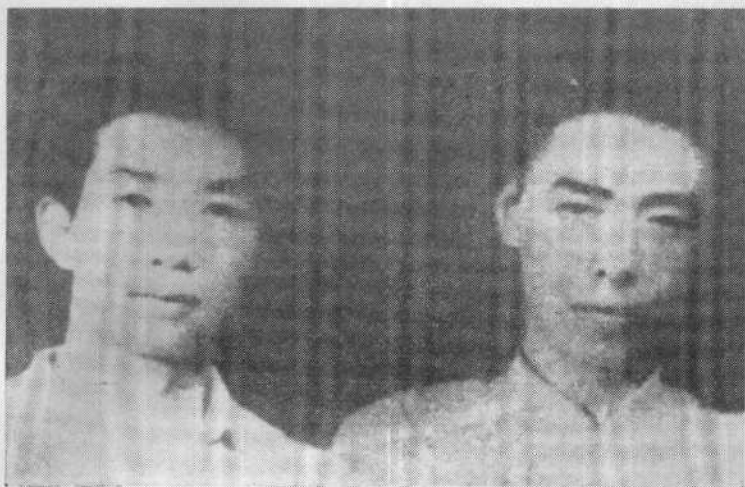
田 汉

看 剧 者 必 欲 得 其 真 实 之 境
思 以 改 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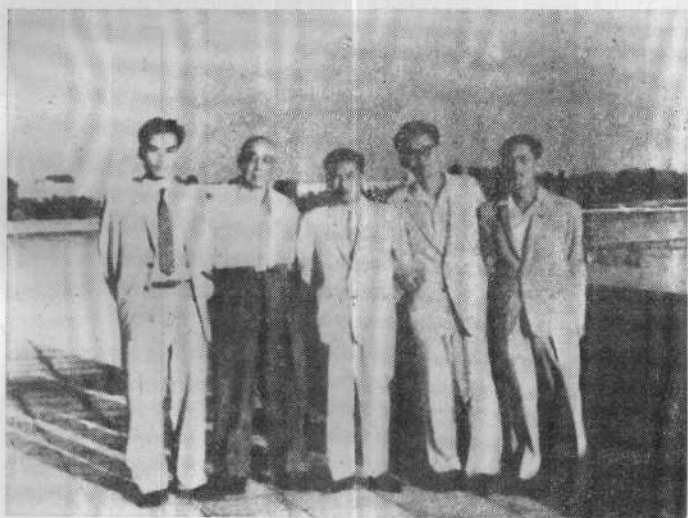
· 大 正 八 年 五 月 六 日

田 汉

得 年 一 信 读 之 甚 为 洞 悉
犹 在 耳： 且 闻 年 报 知 阮
中： 皆 年 前 事 况 也。
政 大 力。 故 来 人 物 亦 有 改
变： 演 绎 能： 故 亦 复 改
变 而 求： 在 何 处 亦 一 殊 有
见 也。



一九三三年，田汉(右)和聂耳在上海



一九六三年，田汉(左二)率中国戏剧家代表团访问朝鲜时，与朝鲜剧作家的合影。



田 汉的部分著作

目 录

1955 109

借题抒怀——试作《田汉评传》序言	司徒慧敏	1
第一章 童年和少年时代（一八九八——一九一六）		1
一 我的名字叫“田汉”		1
二 民主革命的洗礼		6
三 他与戏剧结下了不解之缘		12
第二章 东渡日本（一九一六——一九二二）		19
一 “五四”新人		19
二 立志做戏剧家		27
三 《灵光》及其他		35
第三章 “南国”艺术运动（一九二二——一九三〇）		46
一 坎坷曲折之路		46
二 “我们的生活马上便是我们的戏剧”		58
三 所谓“银色的梦”		70
第四章 在左翼文化战线上（一九三一——一九三七）		80
一 坚定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		80
二 时代的脉搏，人民的心声		92
三 银幕的杰作		104
第五章 在抗日烽火中（一九三七——一九四五）		120

一	投身于抗日的洪流	120
二	为抗日紧握如椽巨笔	130
三	抗战剧本的代表作——《芦沟桥》	144
第六章	为民主运动而战（一九四五——一九四九）	150
一	走在“争民主，反内战”斗争的最前列	150
二	为和平民主挥毫	
三	血泪交织的控诉书——《丽人行》	
第七章	为新中国奋斗（一九四九——一九五八）	
一	“工作是我最大的愉快和幸福”	
二	向创作高峰迈进	
三	创作高峰——《关汉卿》	
第八章	“暴雨飘风总不移”（一九五九——一九六八）	191
一	“傲千奇枝斗霜雪”	191
二	为人民奋力挥毫	200
三	历史剧创作的新成就——《文成公主》	205
结束语		212
后 记		217

第一章 童年和少年时代

(一八九八——一九一六)

一 我的名字叫“田汉”

戊戌政变(1898)那年,一个颇为寒冷的春夜,即三月十二日夜,田汉在湖南省长沙县东乡茅坪田家墩一个农家的欢笑声中,降临到了人间。

田汉先祖世代务农,系由河南迁居湖南。原来家境比较殷实。中日甲午战争以后,帝国主义列强加紧掠夺中国人民,我国小农经济受到严重摧残。到了田汉曾祖父田美华一代,由于子女众多,嫁女娶媳,开支繁浩,入不敷出,家道开始中落,“恰象一个纸灯笼快要破了”。^①幸亏家里种田、养猪,人手勤快,祖父田桂泉忠厚仁义,在外面颇有信用,得以周转灵便,所以表面上还没有露出败相。

父亲田禹卿,自小勤奋读书,十八岁以家贫废学,为此他“不知哭过多少次”。以后改学烹调,相继在湖南岳州、邵阳、衡州等地充当厨师,不大过问家事。

田母易克勤,娘家东乡花果园村,离茅坪只有四里光

^① 此处以及本章不另注明出处的引文,均见田汉《母亲的话》,载《人世间》1942—1943年各期。

景，其父易道生，在家务农，也帮人家种田。她从小聪明能干，“七岁麻，八岁纱”的，从来没有闲过。十六岁嫁到田家，是个长媳，主持家务劳动以外，还采桑养蚕，每年收的茧子缫出丝来可以卖得好几十元，贴补家庭开支。所以，深得公婆钟爱。

她二十岁时生过一个儿子，因为缺少抚养经验，不到三个月就发脐风夭折。丧子之痛，使她饮食不思，骨瘦如柴，恹恹成病，田禹卿得讯，从岳州回家探望，采用桂圆、驴膏和一些单方，让她慢慢调养。

那时候乡里迷信，有位须发皓然的陈瞎子给她算了一个命，说是：“你是先开花，后结果，你生子要到二十六岁。”

这也给了她一些安慰。于是，病体逐渐好转。

说来凑巧，她在二十六岁那年果然生了田汉，一家人都把他视若珍宝。祖父怕这孩子难带，特地把他寄养在观音菩萨名下，做个小徒弟。因此，田汉乳名“和儿”，就是和尚的意思。

田母小时曾陪弟弟梅臣上学，耳濡目染，培养了她对知识的兴趣。以后易梅臣补廪，进学，总给她带来许多新的消息和见解，使她“模糊的知道世界在变”。她见田汉“资质好，又很沉静”，就“更想让孩子追随他舅舅之后，做一个读书种子”。田汉少年时期的成长，确实主要得力于“意坚识著，百苦不回”^①的母亲，和他的“知己舅父”^②易梅臣的培养。

① ②田汉：1920年2月19日《致郭沫若信》，见《三叶集》第29页。

一九〇四年，田汉六岁，田母就决心让他读书。

启蒙先生王益谦，是个不第秀才，脾气古怪，教书却非常认真，也十分严厉，许多学生常常被他打得鬼哭神嚎，可是从来没有打过田汉。因为他功课做得好，不管晴雨都没有荒废过学业。入学一年，成绩证明了他是一个可以造就的孩子。

田汉七岁，家境发生了变化。田家因人口太多，决定分开两处居住种田。田母由茅坪搬到了陈家冲，两地相隔八、九里之遥。田汉因为就学，仍然留在茅坪。这时王益谦执教的学堂已经停办，田汉改在殷家私塾读书。这里的学生多是顽童，学习风气不良，田母放心不下，不等学期结束，就把田汉带到陈家冲，转学于乡绅杨怀周的家塾。教师也姓王，十分饱学，对学生的要求特别严格。田汉入学，王先生当场命他属对，并做简短文章。考试合格，方才收留。在王先生的教育之下不过数月，田汉学业大进。不仅文章初具规模，思想也得到有益的启示。

一天，先生谈到一位民族英雄，问田汉道：“假使我们也象他那样的境遇，我们该怎么办？”

“我们应该尽节。”

田汉不屈不挠的性格，于此已见雏形。

九岁那年，田汉经外祖父安排，到黄狮村上学，由叔外公易雨生执教。易雨生和田汉的舅父易梅臣同住过长沙南城书院，学问功底相当厚实。他的夫人也很知书识理，易雨生不在家的时候，常由她来代课。田汉在他俩的指导下，文章“成了篇”，易雨生夫妇时常向人夸耀他。